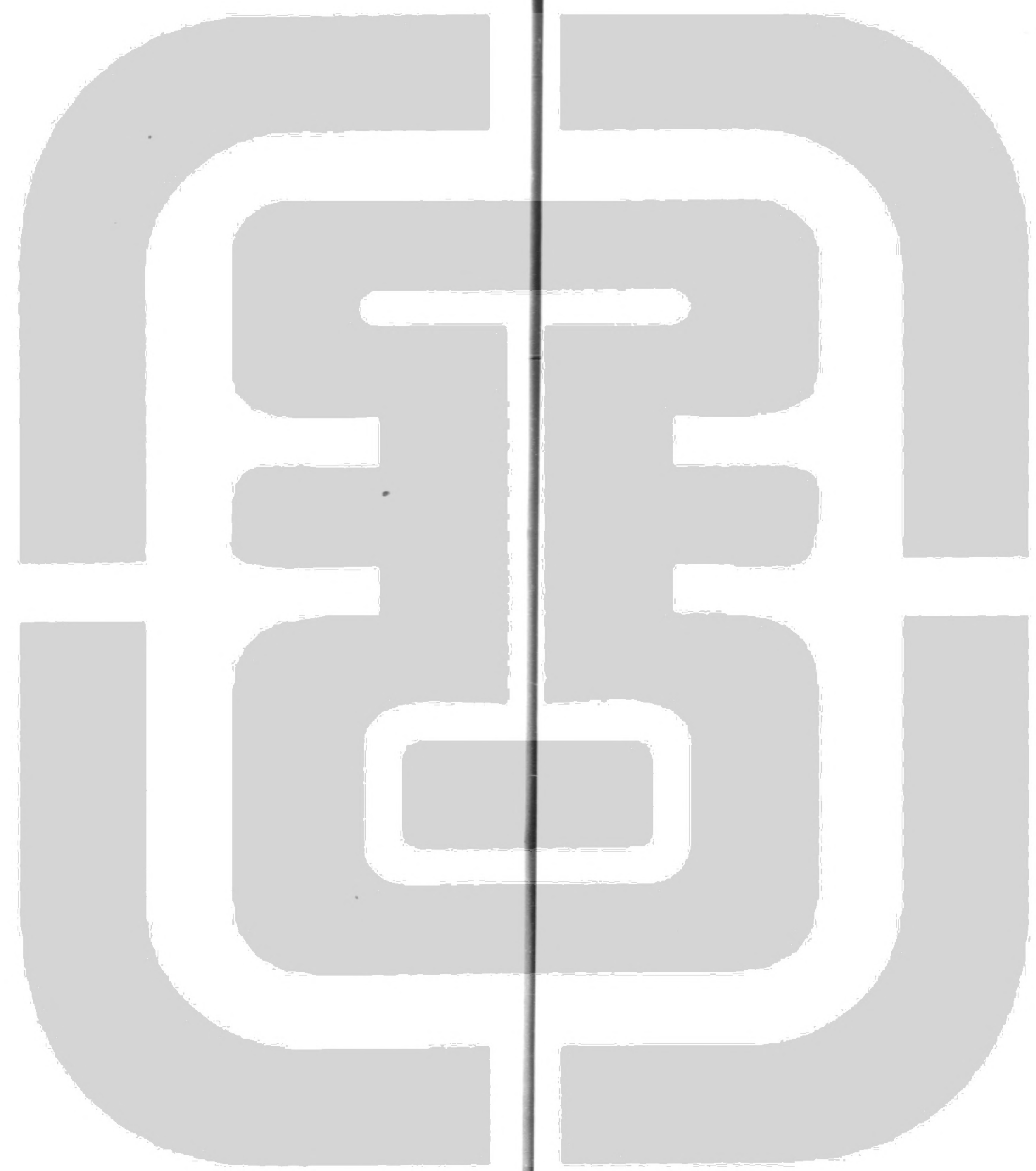


金石錄





金石錄卷二十九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唐顏杲卿碑

唐乘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韓退之題名

唐國子助教薛公去思頌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唐彌陀和尚碑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唐劉統君碑

唐貞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夏碑

唐左常侍薛華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秘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絳守居園池記

唐柳州井銘

唐殷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唐西平王李晟碑

唐烏重循碑

唐李祐墓誌

唐令狐公先廟碑

唐殿中侍御史常翊墓誌

唐義興縣重脩茶舍記

右唐義興縣新脩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寢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係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官官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未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况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

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王公碑其名以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真卿撰元和中旧石刊缺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寺玄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表履謙為常山太守杲

卿為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赴京而以賈深為
司馬新史新書亦同蓋曰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揭
首於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俄見夢玄宗云禦
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馬後湊以髮至夫人疑
之憑牀而哭忽聞声如鞭牀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
信之其事甚恠而舊史而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果卿
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
故盡錄之其事于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錄頗采唐賢

所為碑板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
此碑以板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般舟和尚碑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
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
大小不同然筆法煞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
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

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游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偽未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邪

唐国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為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又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原揮果州沱溪縣丞贈右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魯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本作措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已後而石本作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甚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皇適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俗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脩是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

次豈命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也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郝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千餘字皆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均撰張弘清書政書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太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祐中沂公曾之弟子融侍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

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雅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類家婦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乃明皇書裴光庭碑耳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煥之而碑乃字子漢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為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校之時有與集異同皆當以碑為是惟叙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為荊州守祖冷太原再世

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此碑乃云考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在不應差其世次而錯謬如此莫可曉也

唐吳原節度裴玠碑

右唐裴玠碑晉公裴度撰碑以断裂其族姓名氏靡滅不可辨識但云公名玠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玠也元和中為吳元節度使以族婦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

云五代踈勒國王綽武德中本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郡公因留為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復為糾乎疑轉寫誤爾又新舊史皆云綽玠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為正

唐贈司空于夏碑

右唐于夏碑集古錄載夏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躬撰疑夏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候訪永

唐左常侍薛公碑

右唐薛萃碑唐史列傳云萃父順為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字孟淳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云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云謚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為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皆田弘正之先融碑也弘正帥魏博詔以融為相州刺史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杖之故當田李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

軍中擁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於軍旅其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為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磨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史所載事蹟大畧皆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李抃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謚曰昭而新史云謚曰肅後更謚懿碑不載之其謚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年多處已磨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十八年前舊物字書完好可寶也
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為人妄加訓校而此碑人家尚特
有之故訛謬為少然退之自潮移袁入為國子祭酒蓋
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蓋書者誤耳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
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滔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
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恠必使
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郴州井銘

右唐郴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
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
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辯之

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理志元
和十二年以鄜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澠州長慶元

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為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才將後至邠寧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懇憑怒憲懇聽其殷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侑皆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聰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懇四人而怵應二子墓碑

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循碑

右唐烏重循碑新唐史列傳云重循為橫海節度使討王廷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循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循為橫海節度也長慶元年徙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政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保文宗踐極真拜門下平章事項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故蓋重循之罷橫海即移鎮興元未嘗拜太子太保而

其為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佑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餘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擢累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川節度使後復云歷即夏綏銀宥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又以平蔡超功授左

神武將軍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吾衛將軍即綏銀夏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矣蓋未嘗為少詹事師涇原領劔南節制也不知史何所據又誌云卒於滄景而傳言終隆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吳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所禽今誌乃言祐潛布歎誠於愬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為解

不然妻也子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追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本躬作躬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躬躬然如畏徐廣曰躬躬謹敬免也出三蒼後人不知躬字所出遂改為躬躬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右唐韋翊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集本四十卷今比其十卷墓誌皆闕非獨此一篇也翊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翊父卿而傳作君卿墓誌云卿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錄

唐丞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金石錄卷三十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群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僊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鶴銘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永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漢重脩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誥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右唐符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符以姓氏書考之琅邪符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符氏出於有扈之後為啓所滅犇西戎代為氏曾本姓蒲至符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符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臨與弟瑤皆封邑于琅邪豈書碑者誤以符為符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

為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承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群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群碑

右唐丞相崔群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書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群為武寧軍節度使召拜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其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為正郡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時皇甫鏗方有寵群力排其姦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

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郡而相鑄夫以群之賢憲宗之明然詭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始終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郝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猶為雄偉政和中大名令建言磨公舊碑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聰碑

右唐李聰碑與唐史所載事迹多同惟聰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耳

唐贈太師崔僊碑

右唐崔僊碑據新唐史僊子邠傳云僊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僊仕至檢校吏部尚書郎中兼御史中丞爾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缺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荊南節度度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

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云還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為

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謂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神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為許州牙將從李光顏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為正至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新史亦嘗得此碑以虧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

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東節度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遷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都留守九月即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為宣宗特為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據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祖元裕名處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處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空寶曆元年朝宗師換左僕射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于魏而敬宗特入

朝所拜官史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
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臨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
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後為平廬乃驗
焉其事甚恠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欤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
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
劉君碑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
碑殘缺然可識者猶三十四不忍弃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學士侍講文宗嘗
讀春秋問康佐闍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
訓遂進翦除之計康佐知帝指曰称疾罷為兵部侍郎
甘露之禍李訓實啓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
侍講讀顧問而喑然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
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
谿谷之勝曰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
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為福建按察使中官多閩人宣猷

每歲時遣吏上冢當時號為教使墓戶因此除宣城夫
疏泉石種樹莖草窮登覽游觀之勝此山林獨徃之士
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詭諛附會盜
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徃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公集古錄云碑有子五人載
幾戡戡戡按唐新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
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言
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幾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
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幾墓誌云公之

昆弟五人載戡戡戡公於次為第二與綱所撰碑正合
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不
謬而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恠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常
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
然筆法本出智永後宋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
畫不類蓋舊本不完國初特人為補足之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

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群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鶴銘傍其字畫正同盖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公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水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華非陽水也其字亦不工盖陽水肅

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水作耳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因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盖先公為進士時所畜爾

唐冰清琴銘

右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于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迹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為蘇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擄殺之而碑言為中書舍人卒傳言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棄權九有蕩折公出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洎為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歿已遠事得于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鷄書鷄五代時任為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名非書也

漢重脩高祖廟碑

右漢重脩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無已為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于次

南唐紫極宮石罄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王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遣命侯未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從事周祖微為周易博士國初貶虢州司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沅登州卒不載其嘗為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泂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記

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語

右日本國語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于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語錄于通譜之未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金石錄

趙氏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
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 卷別

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
素紙扎轉相騰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
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騰寫模印其
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
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迥離其實
後學欲窺其鑄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士
抱慙懷鉉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

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天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十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書邵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恨曰是碑之誤其殆未

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跂序



